

第五回 秀才軍出奇計一時遭際 兒女情再題詩對面勾挑

詞云：

面剝皮消，身枯力憊，胸中才學應還在。有時言聽計相從，匹夫往往遭封拜。性自生情，美誰不愛，秋波緊緊連眉黛。不須撮合不須排，做來都是風流態。

右調《踏莎行》

鳳儀進京且按下不題。卻說昌全同了杜氏，隨著差人一路曉行夜住，到了燕京，又出潼關，受盡了萬千辛苦，歷盡了無限風霜，過了許多日月，方才到得邊塞。差人尋個客店住下，就打帳次日到帥府去投到。因對昌全說道：「明日要投到了，凡事你須早早打點。若不打點停當，明日就要吃苦。」

昌全聽說心慌，只得備下一副厚禮，尋人通進。然後次日同了差人投到。總兵周重文，果然心照，看了來文，就便批准。又給了回文，因說道：「既是來軍路上受傷，不便行責，且填冊編入隊中。若後日有功進贖。」昌全忙磕頭謝了出來，少不得備酒請請隊伍中這些弟兄。又隔了兩日，解差相別自回去了不題。

卻說這隊中人，見昌全原係秀才，是個斯文人，便不十分難為他。凡有書寫之事，俱是昌全出力效勞。若是昌全有甚粗重之事，眾人也盡來幫他。故此昌全與杜氏倒也相安，還不吃苦。不覺過了年餘，各營中兵丁皆知昌全會寫，或是告假，或是告病，或是請糧，或是請給衣甲，各樣手本皆來求昌全書寫。寫法又端楷，文法又清白，這總兵周重文凡見了，以為情理允合，又不礙法，無不准行。因暗想道：「軍營中這些蠢健兒，字多不識。不知這些手本，都是甚人寫的？每欲差人訪問，又因軍事繁心，每每混過了。」

忽一日，有個兵丁吃多了，酒醉得狂橫起來，逢人便打，遇物便搶。有人稟知總兵周重文，遂傳令叫次早綁了拿來。這兵丁半夜酒醒，知道將主拿他，嚇得魂不附體。心下想道：「將主最惱酗酒、撒潑，這拿去莫說砍頭，就捆打也是個死。」因知昌全寫的手本好，遂連夜來見昌全，要求他寫個手本開豁、開豁。

昌全因問道：「你家中老母否？」兵丁道：「已死久了，一向孤身，只到數日前，方才討得一個妻子。」昌全道：「可曾請受妻糧？」兵丁道：「尚不曾。」昌全道：「既如此，便有生機了。」因寫了一個手本與他，又吩咐他道：「你只說窮軍壯年無子，恐絕了宗祀。昨幸討了一名軍妻，只為生子有望，宗支不絕，心下歡喜，多吃了兩杯。一時醉渾了，犯了老爺之禁。醒來追悔不及，自應甘死，但求老爺天恩，寬限幾日，容犯軍遣去了妻子，燒化了祖宗牌位，再來領死，就是老爺法外之恩了。」

那兵丁記熟了，到次日，牢子綁了來見總爺。周重文一見，就大怒罵道：「好大膽的奴才！本鎮一向酗酒有禁，你怎敢故犯？不殺不威。」叫刀斧手伺候。兵丁慌忙稟道：「小人有個下情，求老爺尊目觀看。」一面牢子就替他將手本呈上，他一面就將昌全吩咐的言語哀哀哭稟。周重文耳朵裡聽了，已有三分動情。再將手本一看，只見上寫道：

為懇恩寬法緩死事：

窮軍上孤獨久矣，昨廣老爺聿來胥宇之恩，新娶一名軍妻，以為內助得人，添丁有望，一時快心，多飲狂樂，遂舞蹈不知誤犯老爺之禁。悔之無及，死復何辭。但以喜招怨，不勝痛恨。求生得死，情實可憐。惟求天恩暫寬死限，容窮軍先安妥三日之妻，然後受一刀之苦。則感恩法外矣。不勝哀鳴之至。

周重文看完，惻然半晌，方問道：「你新娶婦，果是真嗎？」兵丁道：「合營皆知，怎敢說謊。」周重文道：「既係新娶貪飲，情猶可恕。饒你這一次，若再犯酗，定然不饒。可放了綁。」兵丁被放，叩頭不已。周重文道：「罪便饒你，你可實說，這個手本是誰人替你寫的？」兵丁道：「是央昌全寫的。」周重文又問道：「這昌全可就是去年奉旨，松江府華亭縣勾來的那個軍犯嗎？」兵丁道：「正是他。」

周重文聽說，即放去兵丁，隨著人去叫昌全。不一時昌全叫到，周重文因問道：「你到軍中，本鎮並未曾審問你的來歷。你今日可細細說明，本鎮便好量才任事。」昌全見問，只得叩頭稟道：「犯軍自幼讀書，已入泮宮。只因祖係軍籍，未曾除名。故蒙明旨勾來，充實邊庭。因此得在老爺軍前效走狗之勞。」

周重文聽了，歎息道：「原來你是個文人出身，故寫得這些手本，人情合理。本鎮素重斯文，怎麼將你來作踐？你從今以後，可隨在本鎮左右，料理文籍。不必又去隨行逐隊了。」昌全連忙拜謝。自此昌全遂日日在內衙料理這些文冊，並一應來往的書柬四六，俱是昌全作稿，周重文見他文理清雋，甚是喜歡。向日這些同班的朋友，見本官重他，都來奉承。昌全俱不在意，只是小心奉公守法而已。

忽一日，報關外緊急，別鎮守將，俱紛紛戰敗。周重文見報，未免驚慌。欲要救應，又一時無良策、良謀；欲不救援，又恐朝廷責其觀望不前之罪。便悶悶不悅。昌全揣知其意，即乘便獻一策道：「今敵人遠來，又連連殺敗各鎮。定然驕橫侵犯。今老爺若領兵去救，不須與他明戰，只消伏兵在亂石林後，伺他兵過，從中衝出，使他首尾不能相顧，便自然大勝。」

周重文聽了大喜，因悄悄領了人馬，伏在亂石林後。果然敵兵乘勝而來，並不提防。忽被周重文伏兵衝出，殺得他七斷八續，十損八九，連夜逃去。周重文成了大功，不勝之喜，一面報捷，一面收兵回鎮，一面就治酒請昌全酬勞。昌全再三推辭道：「下屬以垂死之身，得恩主大人垂宥，使得立身幕下，以備顧問。雖粉骨碎身，亦難報高厚於萬一。些小效命，何敢言勞，要恩主賞飲。」周重文道：「軍中職位，從無一定。只要論功升賞。今兄出此奇計，樹威制勝，使敵人喪膽。雖邀皇上赫濯之靈，實吾兄之妙策而成也。本鎮焉肯奪兄之功，以為己功，而為妨賢病國之人乎？今得此大捷，本鎮敘功表中，已將兄名字進呈聖覽矣。不久命下，自有進身之地，豈可仍執前件？」

昌全見周重文言辭侃侃，絕無虛意，只得謝了，就侍飲於席旁。彼此一問一答，殊覺歡然。不久果然命下，昌全實授周重文軍中參謀之職。周重文不冒功閉賢，真心為國，連進三級。周重文、昌全謝恩畢，昌全就再三拜謝周重文提拔之功。周重文就將衙內一半樓房與昌全居住。昌全遂將杜氏接進衙中一同住了。自此昌全出入騎馬，衙役跟隨，一時富貴起來。在邊庭中，

勾軍只道邊庭死，誰料書生反立功。

到此方知天有命，不須苦苦算窮通。

卻說鳳儀進京去後，王夫人在家料理。一向是自家獨處，故覺淒涼。今有了彩文小姐做女兒，陪伴有人，頗不寂寞。況且彩文小姐心性乖巧，一味孝順，故事事皆投著母親之意。王夫人待他勝如嫡親。

忽一日，唐希堯走到鳳家，來問候王夫人道：「表兄進京，曾有家書來嗎？」王夫人道：「老爺進京前有書來，說他已升職御史了。」唐希堯道：「如此可喜可賀。前日老表嫂榮歸，又聞得添了一位賢表姪女，美而多才。愚弟婦急要接去一會，我恐怕老表嫂初到家，未免要料理諸事，故遲到今日。愚弟婦催不過，故擇了明日，特來奉屈過舍，以敘親親之誼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也久不會嬌嬌，正有此念。只因有事耽擱，故不曾來得。今老爺在京做官，只怕將來還要接我進京。若接進京去，一發難得會面了。嬌嬌既明日接我，我明日准來。又聞嬌嬌立了一位賢表姪，甚是清秀，也要來看看。」說定，唐希堯就去了。

到了次日，王夫人果同了彩文小姐，兩乘轎子逕到唐家。趙氏連忙接入，相見過，彼此問慰一番。趙氏又將彩文小姐細看，道：「原來表姪女如此秀美，果然是個有才的淑女了。」即命備酒款待。王夫人因問表姪怎麼不見，趙氏道：「在學中。」因連忙叫人去接了唐昌來，拜見王夫人，又與彩文小姐相見了。王夫人看見唐昌果然生得清秀可愛，遂問道：「姪兒今年幾歲了？」趙氏答道：「十一歲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原來與你姪女同年。」

說罷，即便入席，小姐坐在母親身邊，唐昌坐在趙氏身邊。各各飲酒。唐昌見鳳小姐生得甚美，黑髮垂肩，一種秀色鮮妍，只覺與尋常的女子不同，不住的偷看。欲要同他說話，無奈面生不便啟齒。心中只是劈劈的亂跳。看到會心之際，一會兒面紅耳赤，渾身沒法起來。因暗暗想道：「怎鳳家妹子生得這樣標緻？書中稱說美人，想亦不過如此。我若能與他結為夫婦，豈非是郎才女貌，一對良緣也？」

這彩文小姐被他看不過，只得低頭別視。及唐昌不去看他，他又細細偷窺，也暗暗稱羨道：「好個俊俏兒郎。若穿了女衣裝束起來，豈非是個絕色女子？今看他雙目的，十指尖尖，更有一種溫柔在流盼之間，令人心醉。若我異日得有此美丈夫，方不負我之才也。」二人看了半晌，彼此俱生眷愛之情。

王夫人與趙氏見這兩個姪兒、姪女彼此貪歡，還只認他們是孩子家，沒甚深意。趙氏稱贊鳳小姐不住口，王夫人也稱揚唐昌不絕聲。大家交替歡喜。王夫人忽又對趙氏笑著說道：「嬌嬌你看他們兩個，好象一對玉人。若使配為夫婦，真個十全。等他們大了，老爺回家與他說知，爰親做親，到也是一件快事。」趙氏道：「若得夫人如此，你姪兒之大幸也。」

唐昌忽聽見伯母肯許鳳小姐與他聯姻，不勝歡喜，遂忙忙立起身來走到王夫人面前，深深作了一個揖道：「多謝伯母。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」王夫人看見，不禁大笑起來道：「這孩子好個涎臉。」因攙他的手兒說道：「你放心，日後我自有的。」因又說道：「聞得你詩才甚高，當日曾做《飛花詩》，我不曾看見。你果有才，何不與你妹子，大家再做一首，與我看看？等我明白，你們二人那個的才高，也好議親。」

唐昌聽見王夫人要他做詩，正滿肚皮有逞才之念無處發洩，恰恰逗著，喜得滿身奇癢，歡喜之極。因說道：「前見妹妹的《飛花詩》，字字風雅，筆筆香豔。本不該出丑奉和，因鳳伯伯再三循誘，只得抱慚和了。今伯母有命，又安敢推辭。但思兩人各做，未免情意不相屬。不如我同賢妹，仍將《飛花》作題，聯吟一首，前後顧盼，更覺親切。不知賢妹以為何如？」

彩文小姐也正要逞才，又要借此當面試試唐昌的學問才情是真是假。便歡歡喜喜的說道：「聯句甚好，請哥哥起韻，小妹繼之。」唐昌道：「賢妹是客，愚兄焉敢佔先？」王夫人道：「不論客，只論長幼。你們可快做來。」唐昌只得說道：「妹妹恕我佔先了。」遂口吟一句道：

風細細，雨絲絲，[唐昌]斷送紅香辭故枝。

高下逞顏疑作畫，[彩文]東西飄想似尋詩。

吹回東閣嬌無力，[唐昌]舞傍簷前弱不支。

點綴多端原故態，[彩文]悠揚不盡是新恣。

低窺妝鏡癡男子，[唐昌]偷傍書幃俏女兒。

寧可漫天飄絳雪，[彩文]不教滿地散胭脂。

暗催春去春偏戀，[唐昌]常伴蜂忙蜂不知。

錯怪五更成恨處，[彩文]忽驚萬點正愁時。

若能湊作空中錦，[唐昌]不負天工撮弄奇。[彩文]

不一時做完，兩人相視而笑。王夫人見他二人一對一答，不待思索而成。滿心歡喜道：「真是一對才子佳人也！」唐昌與小姐彼此說說笑笑。席完，夫人同了小姐在趙氏房中歇了。唐昌自同父親在書房同宿。這唐昌真是小孩子家，春心初動，一夜無眠。

次早即走入母親房中，推說問安。看見小姐正在臨鏡梳妝，他也走至妝前，叫母親替他梳頭，去彩文小姐不遠。只見一陣陣的嬌香侵鼻，因目視小姐，假意說道：「賢妹曾記得毛詩中：『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求之不得，展轉反側。』之句乎？」小姐聽了微笑道：「這倒記不得。只記得：『既見君子，不我遐棄。之子於歸，宜其家人。』」

二人親親挑逗，兩個母親那裡得知？只道他們談論書中的古典，一毫也不防嫌，遂由他兄妹二人說說笑笑。唐昌恐當面錯過，隨躡身到書房中，取出一幅白綾，題了一詞在上，籠入袖中。乘母親與王夫人不在面前，遂悄悄送與小姐。小姐接來一看，卻是一首詞兒在上。因暗讀道：

心急急，眼巴巴，咫尺渾如天一涯。

試問玉人情與性，不知可肯傍蒹葭？

右調《長相思》

彩文看罷，微笑道：「吾兄可謂太多情矣。」遂也取了一柄金扇，一面畫了山水松竹，一面也和詞一首，送與唐昌。唐昌一看，只見這詞道：

巴思蜀，蜀思巴，漫道無涯卻有涯。

待得兩心春一透，自然六管忽飛葭。

右調《長相思》

唐昌看罷，不勝大喜道：「原來賢妹不獨能詩，又精於畫。畫中山長水長，鬆貞竹茂，寓意實深。愚兄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！」小姐道：「兒女之情，一時呈露。吾兄不可浪泄，須終身以之。」唐昌道：「賢妹既垂憐若此，何不夜間乘便，月下訂盟，何如？」小姐道：「如此亦好。」二人正說不了，忽王夫人走到，遂不敢多言，支吾開去。

到了夜間，果然二人乘母親說話深濃之際，悄悄攜手到後庭中無人之處，同跪拜訂盟。盟完起來，唐昌即欲挨近小姐，漸漸呢狎。小姐正色推開道：「哥哥不可輕薄。後自有時也。」忽聞犬吠，恐怕有人走來，即忙回房。唐昌歡喜無限而寢。次日王夫人同小姐辭別趙氏歸家，唐昌親自送去，王夫人又留他住了兩日，方才回來。自此唐昌常常來看彩文小姐不題。

卻說端居與李氏，自從失了女兒，便終日哭泣，央人各處緝訪。時常去求知縣追比捕人，只落得音信杳無。一年之後，只索罷了。夫妻二人甚是無聊。

又過了一二年，這年端居正該他舉貢例，當進京候選。他也興致索然，功名無念。當不得這些朋友、親戚再三相勸，端居忽又想道：「我正要尋訪女兒，何不借此進京，一路訪問，或者天有可憐，訪得影響，也不可無。」主意定了，遂收拾了些盤纏，打點進京。只因這一進京，有分教：

不見佳人，翻逢才婿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飛花詠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